

徐闻、合浦是汉代的重要港口

徐闻、合浦是我国古代对外贸易的通商口岸，也是我国西南沿海的重要海防要隘，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。由于二千多年来，时代的变迁、陆域的延伸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以及陆路交通的发展，这两个港口已经不再是航行东南亚各国的必经之路了。虽然二千多年来，名称依存，但当年的港口旧址，已经是沧海桑田烟没无闻了。

徐闻、合浦是汉代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

合浦郡汉武帝元鼎元年设。据《汉书·地理志》卷二十八记载，合浦郡管辖范围包括徐闻、高凉（今阳江县北）、合浦、临允（今新兴县南）、朱卢（今琼山县东南）五个县，郡治在徐闻。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载，东汉时期，合浦郡治移至合浦，所属五个县没有改变，当时合浦郡范围很大：西起东兴，东达新兴、阳江，南至雷州半岛和整个海南岛，北到玉林、容县，可说是当时岭南地区的政治、经济中心。

自从秦始皇通五岭，平定百越之后，合浦已成为两粤通往交趾（越南）的咽喉之地。《方輿纪要》云：“廉州府（合浦）南滨大海西距交趾，固两粤之藩篱控蛮夷之襟要。”《读史方輿纪要》卷一〇四又云：“三国吴孙皓末，交趾太守杨稷据交趾遣将毛灵等攻合浦，战于古城，大败灵兵，即此城也”。又云：“据《珠官脞录卷一》在廉州府（今合浦县）西北有糠头山，一名军头山，相传秦尉佗常驻军于此，居人椿谷积糠成山，因名”。同时根据《前汉书卷六武帝纪》记载：元鼎六年（公元前111年）南越王相吕嘉反叛，武帝发五路大军出征南越，其中一路曾派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及楼船将军杨仆，征集“楼船十万人…‘咸会番禺”后水陆并进“会至合浦”“征西瓯”（指广西南部及越南北部沿海一带）。“陆路则由番禺经新州、高州陆行而达合浦”（黎正甫《古代中国与交趾之交通》），海路则由番禺出海西行经遂溪、徐闻而至合浦。《读史方輿纪要》卷一〇四云：“铁杞溪在遂溪县东南（即今湛江港西侧阿斯德水道北岸的旧县村一古代港口）……相传汉元鼎中，路博德讨南越，常驻师于溪北岸。”这说明路将军由广州水路出发去

合浦途中，曾停泊湛江、徐闻等地。

根据考古调查，汉代的合浦城址就是在今天合浦县城及其周围的范围之内，《大清一统志》卷四二〇“汉合浦郡合浦县地”卷四五〇“合浦古城在今廉州府合浦县东北”。考古材料与文献记载是相符的，同时在合浦县城东南方小山丘一带已发现有一千多座汉墓，所掘的每座古墓都有玛瑙、琉璃、琥珀等舶来品，说明汉代的合浦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海防要隘，也是一个“依山临海”的良好港口。中国远洋巨舶由此出海到东南亚各国进行通商贸易，而来中国贸易的外国船舶也从合浦港登陆。同时，汉代的交趾也是重要港口之一，《后汉书》记载外国由海道来贸易的，有四次从交趾登陆。海南诸国，“自汉武以来，朝贡必由交趾之道”，《旧唐书地理志》合浦与交趾比邻。在交趾登陆的外国使者和商人，要取得与中原的联系，必经合浦。由于秦通五岭时开凿了兴安运河（即灵渠）后，可由合浦港乘船溯南流江而上，经北流江的分水坳——桂门关，进入北流江，接西江再溯桂江而上，通漓江过灵渠接湘江，到长江流域，通往中原各地。这条路线开始是为军事目的开辟的，对秦始皇开拓疆土统一中国，巩固边防起了很大作用。秦始皇就在渠成的当年（公元前214年）平服岭南完成了统一岭南地区的事业。秦亡以后，中原混乱，赵佗、吕嘉先后在岭南发动叛乱割据。汉武帝在平叛过程中，也曾利用这条交通线，为南北统一又做出了贡献。灵渠的畅通，还为南北经济、文化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。当时中国的出口商品，沿着这条水道，可云集合浦港，而外国进口商品，亦可沿着这条水道运销中原。

西汉时期的徐闻，则是我国南方滨海的重要县治。据《雷州府志》卷十八记载了苏东坡的《伏波庙记》云：“自汉末至五代，中原避乱之人多家于此，今衣冠礼乐，盖班班然。其可复言异乎，四州之人以徐闻为咽喉，南北之济，以伏波为指南……”其“四州”是指广东下四府——高州、雷州、钦州、廉州。徐闻则为四州之人通往海南的咽喉之地。徐闻原有“伏波将军庙”，因“汉有两伏波皆有功德于岭南之民”，以至立庙纪念前伏波将军路博德和后伏波将军马援的功德，香火很盛，凡渡海之人，皆祈祷平安。宋朝大学士苏东坡以及宋朝宰相李纲贬谪

琼州时，经过徐闻，都为伏波庙写有碑记。徐闻由于地处雷州半岛南端，扼守琼州海峡，使它不仅成为祖国内地通往海南岛的门户，而且在海外交通中也发挥过重要作用。

徐闻、合浦是汉代对外交通和贸易的港口

古代中西交通，一是通过陆路，出长城往西域到达印度等地；二是通过水道，由两广出发，沿海岸经番禺、徐闻、合浦通往南海诸国。这两条路在汉代都先后开通了，不过汉代主要海运中心还不在于广州，而是在徐闻、合浦以及越南河内附近的交趾一带。“到了两晋和南北朝时，广州才逐渐成为我国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，宋代曾一度为泉州所夺”。（梁质彬“广东十三行考”）。

徐闻、合浦之所以成为当时的通商口岸，主要是由于这里可越过南流江和北流江的分水坳，经过梧州、溯桂江经灵渠进入湘江和长江流域相通的原因，所以这条水道曾经是沟通南岭和海外的重要交通大道。特别是东汉前期，由于公元前117年匈奴占领河西走廊以西的大部分地区，因此西域陆路交通受到阻塞，以至南方海路显得更加重要。

据《汉书·地理志》云：“自日南障塞，徐闻、合浦船行可五月，有都元国；又船行可四月，有邑卢没国；又船行可二十余日，有谿离国；步行可十余日，有夫甘都卢国；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，有黄支国，民俗与珠崖相类，其州广大，户口多，多异物，自武帝以来皆献见。有译长，属黄门，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、璧琉璃，奇石异物，黄金杂繒而往。所至国皆禀食为耦，蛮夷贾船，转送致之。亦利交易，剽杀人。又苦逢风波溺死，不者数年来还。大珠至围二寸以下。平帝元始中，王莽辅政，欲耀威德，厚遣黄支王，令遣使献生犀牛。自黄支船行可八月，至皮宗，船行可（八）[二]月，到日南象林界云。黄支之南，有已程不国，汉之译使自此还矣”（地理第八卷下册一六七一页）。这部史书记载的珍贵史料，叙述了汉朝使者从徐闻、合浦航海出发，经过几个国家，然后到达终点站黄支国（即今印度东海岸的拍拉尔河口北岸的孔哲维兰市的故城址），自此返回的情况，和黄支国等国的使者往来，从武帝时已开始“以来献见”，汉帝国方面则

由国家派遣直属宫廷的译长，率同应募的船员们，带着黄金和丝织物，入海远航和海外国家进行官方的交往和贸易，交换明珠、璧琉璃（宝石）及其它珍石异物带归，以满足宫廷和官吏的需要。至于民间的海外贸易，大约武帝之前早已进行，据《后汉书·孟尝传》云：“（尝）迁合浦太守，郡不产谷实，而海出珠宝，与交趾比境，常通商贩，贸籴粮食。”又据《晋书陶璜传》云：“合浦郡土地硠确，无有田农，百姓唯以采珠为业，商贾去来，以珠贸米。”合浦盛产珍珠驰名中外，所以过去当地人民常和外商“以珠贸米”进行物资交换的贸易，后又伴随官方交往，继续得到发展。我们可以从合浦、徐闻的汉墓出土的文物，看出民间的海外贸易是繁盛的。这两个地方出土的都有琉璃珠、琥珀珠、水晶珠、紫晶珠、银珠、玉石等。1975年广西合浦的一座汉墓中出土有雕成狮子、青蛙、扇子、篮子等琥珀工艺品。1973年至1974年在徐闻迈陈公社华丰村、龙塘公社红坎村、附城公社槟榔埒村三地发掘了51座东汉墓，这些墓时代属东汉前期，即汉章帝建初元年（76年）前后，这些墓及墓葬物和合浦的汉墓同属一个时代，当时徐闻县和合浦县都属合浦郡，同时海上交通往来又比较方便，所以文化面貌是相接近的。琥珀作为商品进行贸易，当时欧洲是很流行的，所以琥珀是东西通商史上重要的见证物。

唐朝李吉甫《元和郡县志》云：“雷州徐闻县，本汉旧县……汉置左右候官，在徐闻县南七里，积货物于此，备其所求，与交易有利，故谚曰：欲拔贫，诣徐闻。”从这段史料可知，汉代的徐闻屯积着大量的货物和海外商人进行非常有利可图的交易。其后一句谚语意思是“想发财，到徐闻去。”以上史实正反映了徐闻、合浦在汉代与东南亚国家贸易频繁的历史情况。

当然，作为一个港口，徐闻的条件不及广西合浦，但从地理位置上来看，徐闻在雷州半岛南端，在汉代指南针还没有应用，船舶航行还只能沿着大陆岸边行驶。广州、合浦间的航船以及通东南亚各国的船舶，一定要穿越琼州海峡，徐闻是必经之地，船舶在此停靠，补充淡水、食品和货物，因而徐闻港能在当时的海外交通中占有一席之地。唐代以后，从广州往东南亚各国的航船，大部分从海南

岛东部海面经七洲洋直下南中国海。此后，徐闻、合浦港也就开始冷落了，再加上泥沙淤积，陆域延伸，徐闻、合浦的古代港口就如此湮没了。

(本文是1982年4月在厦门市召开的“中国海港史编写工作会议”宣读的论文主要抄摘合浦部分 湛江港史组沈荣嵩)